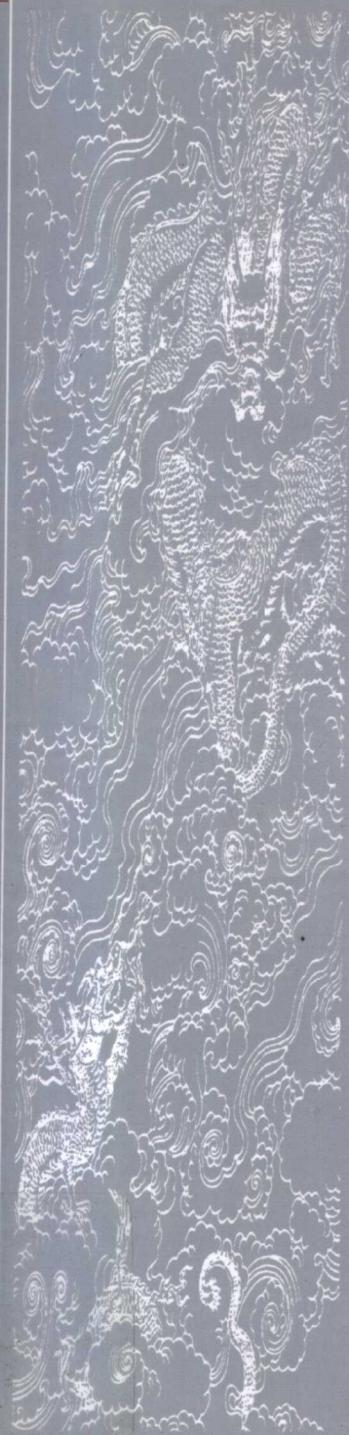


白话资治通鉴精选

第二册



白話資治通鑑精選

白话资治通鉴精编

第二册

林鲤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第一卷至第五卷·····	(1)
资治通鉴第六卷至第一〇卷·····	(62)
资治通鉴第十一卷至第十五卷·····	(142)
资治通鉴第十六卷至第二〇卷·····	(208)
资治通鉴第二一卷至第二五卷·····	(261)
资治通鉴第二六卷至第三〇卷·····	(330)
资治通鉴第三一卷至第三五卷·····	(387)
资治通鉴第三六卷至第四〇卷·····	(408)
资治通鉴第四一卷至第四五卷·····	(468)
资治通鉴第四六卷至第五〇卷·····	(514)
资治通鉴第五一卷至第五五卷·····	(539)
资治通鉴第五六卷至第六〇卷·····	(585)
资治通鉴第六一卷至第六五卷·····	(660)
资治通鉴第六六卷至第七〇卷·····	(752)
资治通鉴第七一卷至第七五卷·····	(800)
资治通鉴第七六卷至第八〇卷·····	(813)
资治通鉴第八一卷至第八五卷·····	(835)
资治通鉴第八六卷至第九〇卷·····	(890)
资治通鉴第九一卷至第九五卷·····	(912)
资治通鉴第九六卷至第一百卷·····	(969)

资治通鉴第一〇一卷至第一〇五卷	(1013)
资治通鉴第一〇六卷至第一一〇卷	(1054)
资治通鉴第一一一卷至第一一五卷	(1077)
资治通鉴第一一六卷至第一二〇卷	(1126)
资治通鉴第一二一卷至第一二五卷	(1150)
资治通鉴第一二六卷至第一三二卷	(1187)
资治通鉴第一三三卷至第一三五卷	(1191)
资治通鉴第一三六卷至第一四〇卷	(1219)
资治通鉴第一四一卷至第一四五卷	(1248)
资治通鉴第一四六卷至第一五〇卷	(1296)
资治通鉴第一五一卷至第一五五卷	(1323)
资治通鉴第一五六卷至第一六〇卷	(1385)
资治通鉴第一六一卷至第一六五卷	(1442)
资治通鉴第一七一卷至第一七五卷	(1496)
资治通鉴第一七六卷至第一八〇卷	(1525)
资治通鉴第一八一卷至第一八五卷	(1576)
资治通鉴第一八六卷至第一九〇卷	(1641)
资治通鉴第一九一卷至第一九五卷	(1698)
资治通鉴第一九六卷至第一九九卷	(1734)
资治通鉴第二〇〇卷至第二〇五卷	(1771)
资治通鉴第二〇六卷至第二一〇卷	(1801)
资治通鉴第二一一卷至第二一五卷	(1835)
资治通鉴第二一六卷至第二二〇卷	(1848)
资治通鉴第二二一卷至第二二四卷	(1924)
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至第二二八卷	(1946)
资治通鉴第二二九卷至第二三〇卷	(1994)
资治通鉴第二三一卷至第二三九卷	(2015)
资治通鉴第二四〇卷至第二四四卷	(2039)

资治通鉴第二四五卷至第二五〇卷	(2049)
资治通鉴第二五一卷至第二五五卷	(2071)
资治通鉴第二五六卷至第二六〇卷	(2136)
资治通鉴第二六一卷至第二六五卷	(2185)
资治通鉴第二六六卷至第二七〇卷	(2234)
资治通鉴第二七一卷至第二七四卷	(2259)
资治通鉴第二七五卷至第二七九卷	(2300)
资治通鉴第二八〇卷至第二八五卷	(2314)
资治通鉴第二八六卷至第二八九卷	(2340)
资治通鉴第二九〇卷至第二九四卷	(2376)

资治通鉴第五六卷至第六〇卷

汉桓帝永康元年（丁未，公元167年）

陈蕃被免职以后，朝廷文武大臣大为震动恐惧，再没有人敢向朝廷替党人求情。贾彪说：“我如果不西去京都洛阳一趟，大祸便不可能解除。”于是，他亲自来到洛阳，说服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魏郡人霍谡等人，使他们出面营救党人。窦武上书说：“自陛下即位以来，并没有听说施行过善政。常侍、黄门却奸诈百出，竞相谋取封爵。回溯西京长安时代，阿谀奉承的官员掌握朝廷大权，终于失去天下。而今不但不忧虑失败的往事，反而又走到使车辆翻覆的轨道上，我恐怕秦朝二世胡亥覆亡的灾难，一定会再度降临；赵高一类的变乱，也早晚就会发生。最近，因奸臣牢修捏造出朋党之议，就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人入狱，进行拷问，牵连到数百人之多，经年囚禁，事情并无真实证据。我认为，李膺等人秉持忠心，坚持节操，志在筹划治理王室大事，他们都真正是陛下的后稷、契、伊尹、吕尚一类的辅佐大臣，却被加上虚构的罪名，遭受奸臣贼子的冤枉陷害，以致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唯有请陛下留心澄清考察，立即赐予释放，以满足天地鬼神翘首盼望的心愿。而今，尚书台的亲近大臣，如尚书朱寓、荀緄、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贤良辅佐。尚书郎张陵、杨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人，举止文雅，通

达国家的典章制度，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英才并列。然而，陛下却偏偏信任左右亲近，依靠这些奸佞邪恶，让他们在外主管州郡，在内作为心腹。应该把这批奸佞邪恶之徒陆续加以废黜，调查和审问他们的罪状，进行惩罚。信任忠良，分辨善恶和是非，使邪恶和正直、诽谤和荣誉各有所归。遵照上天的旨意，将官位授给善良的人。果真如此，天降灾异的征兆可以消除，上天的祥瑞指日可待。近来，虽偶尔也有嘉禾、灵芝草、黄龙等出现，但是，祥瑞产生于恩德。有恩德，它就是吉祥；没有恩德，它就是灾祸。而今陛下的行为不符合天意，所以不应该庆贺。”奏章呈上后，窦武便称病辞职，并交还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信。霍谡也上书营救党人。桓帝的怒气稍稍化解，派中常侍王甫前往监狱审问范滂等党人。范滂等人颈戴木枷，手腕戴铁铐，脚挂铁镣，布袋蒙住头脸，暴露在台阶下面。王甫逐一诘问说：“你们互相推举保荐，象嘴唇和牙齿一样地结成一党，究竟有什么企图？”范滂回答说：“孔丘有言：‘看见善，立刻学习都来不及。看见恶，就好像把手伸到沸水里，应该马上停止。’我希望奖励善良使大家同样清廉，嫉恨恶人使大家都明白其卑污所在。本以为朝廷会鼓励我们这么做，从没有想到这是结党。古代人修德积善，可以为自己谋取多福。而今修德积善，却身陷死罪。我死后，但愿将我的尸首埋葬在首阳山之侧，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王甫深为范滂的言辞而动容，可怜他们的无辜遭遇，于是命有关官吏解除他们身上的刑具。而李膺等人在口供中，又牵连出许多宦官子弟，宦官们也深恐事态继续扩大。于是请求桓帝，用发生日食作为借口，将他们赦免。六月庚申（初八），桓帝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党人共二百余人，都遣送回各人的故乡；将他们的姓名编写成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

范滂前往拜访霍谡，却不肯道谢。有人责备他，范滂回答说：“过去，叔向不见祁奚，我何必多此一谢。”范滂南归汝南郡时，南

阳的士绅乘车来迎接他的有数千辆之多。他的同乡殷陶、黄穆站在他身边侍卫，为他应接对答宾客。范滂对殷陶等人说：“而今你们跟随我，是加重我的灾祸！”于是，他便悄悄逃回故乡。

最初，下诏搜捕党人，各郡、各封国奏报检举，牵连所及，多的以百计数，只有平原国宰相史弼一个党人也没有奏报。诏书前后多次下达，严厉催促州郡官府限期奏报；掾史等属史甚至受到髡刑和鞭刑。青州从事坐在平原国的传舍，质问史弼说：“诏书对党人痛恨入骨，皇帝的旨意如此诚恳痛切。青州共有六个郡国，其中五个郡国都有党人，平原国为何治理得独无党人？”史弼回答说：“先王治理天下，划分州郡国县境界，水土有不同，风俗有差异。其他郡国有的，平原国恰恰就没有，怎么能够相比。如果仰望上司长官的旨意，诬陷善良无辜的人，甚至依靠严刑酷罚，使非理的举动得逞，则平原国的人民，家家户户都是党人。我这个封国国相，只有一死而已，决不能做出这种事情。”从事勃然大怒，立即逮捕史弼的所有属吏，送往监狱囚禁，然后弹劾史弼。正好遇着恒帝下令解除党禁，史弼用薪俸赎罪，所救脱的人很多。

窦武所推荐的人有：朱寓，沛国人；苑康，勃海郡人；杨乔，会稽郡人；边韶，陈留郡人。杨乔容貌和仪表壮美，多次上书奏陈朝廷政事，恒帝喜爱他的才华和美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杨乔坚决推辞。恒帝不许，杨乔闭口绝食，七日而死。

汉灵帝建宁元年（戊申，公元168年）

起初，护羌校尉段熲既已平定西羌，但东羌先零等部尚未归服。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连年不断地进行招抚，羌人不断归降，又不断起兵进行反叛。恒帝下诏询问段熲说：“东羌先零等部羌民作恶反叛，然而皇甫规、张奂各拥有强兵，不能及时平定，我想命令你率军到东方讨伐，不知道是否恰当，请认真考虑一下战略。”段熲上书说：“我认为先零以及东羌诸部，虽然数度

反叛，但向皇甫规投降的，已有二万余大小帐落，善恶已经分明，残余的叛羌所剩无几。而今张奂所以徘徊踌躇，久不进兵，只因为顾虑已归服朝廷的羌人，仍然与叛羌相通，大军一动，他们必然惊慌。并且，从冬天开始直到现在，已是春季，叛羌屯聚集结不散，战士和马匹都十分疲惫，有自行灭亡的趋势，想再一次招降他们，坐着不动便可制服强敌。我认为，叛羌是狼子野心，很难用恩德感化。当他们势穷力屈时，虽然可以归服，一旦朝廷军队撤退，必又重新起兵反叛。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长矛直指他们的前胸，用大刀直加他们的颈项。而今东羌诸部只剩下三万余个帐落，全部定居在边塞之内，道路没有险阻，并不具备战国时代燕、齐、秦、赵等国纵横交错的形势。可是，他们却长久地扰乱并、凉二州，不断侵犯三辅地区，迫使西河郡和上郡的太守府治都已迁徙到内地，安定郡、北地郡又陷于孤单危急。自云中郡、五原郡，西到汉阳郡，二千余里土地全被匈奴人、羌人据有。这就等于恶疮暗疾，停留在两胁之下，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势力将迅速膨胀。倘若用骑兵五千人、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用三个冬季和两个夏季的时间，足可以击破平定，约计用费为钱五十四亿。这样，就可以使东羌诸部尽破，匈奴永远归服，迁徙到内地的郡县官府，也可以迁回故地。据我计算，自安帝永初年代中期起，诸部羌人起兵反叛，历时十四年，用费二百四十亿。顺帝永和年代末期，羌人再度起兵反叛，又历时七年，用费八十余亿。如此庞大的消耗，尚且不能把叛羌诛杀灭尽，以致残余羌众重新起兵反叛，遗害直至今日。而今如果不肯使人民忍受暂时劳累的痛苦，则永久的安宁便遥遥无期。我愿竭尽低劣的能力，等待陛下的节制调度。”桓帝批准，完全采纳段颎所提出的上述计划。于是，段颎率军一万余人，携带十五日粮食，从彭阳直接插到高平，在逢义山与先零等部羌民决战。羌军强大，段颎部众都很恐惧。段颎便下令军中使用长箭头和锋利的大刀，前面排列三重举着长矛

的步兵，挟持着强劲有力能够射远的弓弩，两边排列着轻装的骑兵，掩护着左右两翼。他激励将士说：“现在，我们远离家乡数千里，向前进则事情成功，逃走一定大家全部死去，只有共同努力争取功名！”说完就大声呐喊，全军跟随呐喊，步兵和骑兵同时发动攻击，先零羌军崩溃，段颍军队斩杀羌众八千余人。窦太后下诏褒奖说：“等到东羌全部平定，再合并论功行赏。现在，暂时赏赐段颍钱二十万，任命段颍家一人为郎中。”并命令中藏府调拨金钱等钱帛财物，帮助军费，擢升段颍为破羌将军。

窦太后为了感激陈蕃旧日对她的恩德，特封他为高阳乡侯。陈蕃上书辞让说：“我听说分割国家土地，作为封爵食邑，应该以功劳或恩德作为标准。我虽然没有清白廉洁的品行，但我羡慕正人君子‘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东西不接受’的为人准则。倘若我接受封爵而不辞让，捂住脸面坐上这个位置，将使皇天盛怒，降灾祸于百姓。这样，我渺小的身子，又向何处寄托！”窦太后不准。陈蕃坚决辞让，奏章前后上呈有十次之多，终于不肯接受封爵。

破羌将军段颍，率领轻装部队穷追残余羌众，出桥门谷，日夜兼程，先后在奢延泽、落川、令鲜水等地追及羌人，取得一连串胜利。尔后，又追到灵武谷，大败羌众。秋季，七月，段颍率军追击到泾阳，残余羌众只剩下四千余个帐落，全部逃散进入汉阳郡的各个山谷里。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向朝廷上书说：“东羌虽然被击破，但是残余羌民很难全部消灭，段颍性情轻率而果敢，应考虑到东羌诸部的失败，难以保持经常。最好是以恩德招降，就永远不会后悔。”朝廷下诏，将张奂的建议转告段颍。段颍再次向朝廷上书说：“我原本知道东羌虽然人数众多，然而他们的力量较弱，容易制服。所以，才不断向朝廷陈述我的愚见，想做永远安宁的打算。可是，中郎将张奂总是强调羌人力量强大，难以击破，应该采用招降的策略。朝廷明镜高悬，采纳我的犹如瞽者的妄说，所以，我的谋略

才得以施行，而张奂的计划才被搁置不用。只因为事态的发展，和张奂原来所预料的恰恰的相反，张奂便心怀猜疑忌妒，听信叛羌的申诉，润饰言辞和文章，指责我的军队不断受到挫折，又宣称：‘羌人和汉人都是上天所生，不能诛杀灭尽，山谷广阔高大，不能空着无人居住。流血污染原野，有伤和气，招致天灾。’我低头思考，周王朝、秦王朝时代，有西戎、北狄为害。汉王朝中兴以来，羌人的侵犯为害最大，杀也杀不完，虽然归降，不久又起兵反叛。而今先零等诸部羌人，多次反复无常，攻陷县邑，抢夺人民财物，挖掘坟墓棺木，暴露死尸，使生人和死者都遭受灾祸。于是上天盛怒，才借我所统御的大军之手，对他们进行诛杀。过去春秋时代，邢国暴虐无道，卫国对它进行讨伐，大军出动之日，上天及时降雨。我率军征战，经过夏天，接连获降及时雨，庄稼丰收，人民也没有瘟疫疾病。上应天心，不降灾异伤害；下受人民拥戴，大众齐心，出师获胜。从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旧有的宫殿和县城聚邑互相连接，并不是穷山恶水的绝域地带，车辆马匹，都能安全行驶，不会遭到毁伤损坏。张奂身为汉朝官吏，担任武职，到任二年，仍不能扫平贼寇，然想兴修文教，止息干戈，招降凶悍的敌人，这纯粹是虚诞无用之说，完全不能得到验证。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先零羌众侵犯边塞，赵充国把他们迁居到边塞之内；煎当羌众扰乱边塞，马援把他们迁移到三辅地区。他们开始时全都降服，而后来终于起兵反叛，至今仍为祸害。所以，凡是有远见卓识的人士，都深感忧虑。而今沿边各郡，汉人户口稀少，常常遭受羌人的毒害。如果再把大批降羌内迁，让他们和汉人杂居在一起，这就犹如把荆棘种到良田，把毒蛇豢养在卧室一样。所以，我依靠大汉朝廷的威名，制定长久安宁的计策，打算彻底地铲除病根，使它再不能发生。本来规划三年的经费，支用五十四亿，迄今一载，消耗不到一半，然而，残余的叛羌已像灰烬一样濒临灭绝。我每次拜读诏书，对臣的军事行动朝廷绝不干预。但

愿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底，凡事都交由臣全权处理，临事应变，不失军机。”

起初，窦妙被册封为皇后，陈蕃曾经尽过力量。等到窦妙当上太后，临朝主持朝政时，就把大小政事全部交付陈蕃。陈蕃和窦武同心合力，辅佐皇室，征召天下闻名的贤才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都进入朝廷，共同参与朝廷政事。于是，天下的士人，无不伸长脖子殷切盼望太平盛世的来临。然而，灵帝的奶妈赵娆与女尚书们，早晚都守候在窦太后身边，和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互相勾结，奉承窦太后。他们得到窦太后的宠信，多次颁布诏书，封爵拜官。陈蕃、窦武对此深为痛恨。有一次，在朝堂上共同商议朝廷政事，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人，从先帝时起，就操纵国家大权，扰乱天下，今天如果不杀掉他们，将来更难下手。”窦武也很同意陈蕃的意见。陈蕃大为高兴，用手推席起身。于是，窦武便和志同道合的尚书令尹勋等人，共同制定计策。

正好遇上发生日食的灾变，陈蕃对窦武说：“过去，萧望之困在一个石显手里，何况今天有数十个石显！我今年已八十岁，只想帮助将军铲除祸害。正可抓住发生日食这个机会，斥退废黜宦官，来消除天象变异。”于是窦武禀告太后说：“按照旧日的典章制度，黄门、常侍只在宫内供职，负责管理门户，保管宫廷财物。而今却教他们参与朝廷政事，掌握重要权力，家人子弟，布满天下，专门贪赃暴虐。天下舆论沸腾，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应该将他们全部诛杀或废黜，以肃清朝廷。”窦太后吃惊地说：“自从汉王朝建立以来，按照旧日的典章制度，世代代都有宦官，只应当诛杀其中犯法有罪的，怎么能够将他们全都消灭？”当时，中常侍管霸很有才能和谋略，在禁宫独断专行。窦武请准窦太后，先行逮捕管霸，以及中常侍苏康等，都坐罪处死。窦武又多次向窦太后请求诛杀曹节等，窦太后犹豫不决，不忍批准，所以，便把

事情拖延下去。于是陈蕃又上书说：“而今京都洛阳人心不安，道路喧哗，传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和赵娆、尚书们共同扰乱天下。凡是依附和服从他们的升官进爵，违背和抗拒他们的都被中伤陷害。举朝的文武官员，好像河中漂流的树木一样，一会儿漂到东，一会儿漂到西，只知道贪图俸禄，畏惧权势。陛下如果现在不迅速诛杀此辈，一定会发生变乱，危害国家，灾祸难以预计。请求把我这份奏章，宣示左右，并命天下的奸佞们都知道我对他们深恶痛绝。”窦太后不肯采纳。

同月，金星侵犯房宿上将星，深入太微星座。侍中刘瑜一向精于天文，对上述天象感到厌恶，于是向窦太后上书说：“根据《占书》，天上有此星象，宫门应当关闭，将对将相不利，奸人近在咫尺，但愿紧急防备。”同时，又写信警告窦武、陈蕃，指出星辰错乱，对大臣不利，应该迅速确定大计。于是窦武、陈蕃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县令。窦武奏准将黄门令魏彪免官，任命所亲信的小黄门山冰接替。然后由山冰出面，弹劾和逮捕长乐尚书郑飒，送往北寺监狱囚禁。陈蕃对窦武说：“对于这批家伙，抓住便应当场诛杀，还用审问？”窦武没有听从，命山冰、尹勋、侍御史祝瑁共同审问郑飒。郑飒在供辞中牵连到曹节、王甫。尹勋、山冰根据郑飒的口供，立即奏请窦太后准予逮捕曹节等人，奏章交由刘瑜呈递。

九月辛亥（初七），窦武休假，出宫回家住宿。负责主管奏章的宦官得到消息，先行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秘密拆阅窦武的奏章，诟骂说：“宦官放任犯罪，自然可以诛杀，可是我们又有什么罪过，却应当全都遭到灭族？”因而大声呼喊说：“陈蕃、窦武奏请皇太后废黜皇帝，大逆不道！”便连夜召集一向亲近的健壮宦官、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盟誓，合谋诛杀窦武等人。曹节急忙向灵帝报告说：“外面情况紧急，请陛下赶快登上德阳前殿。”并教灵帝拔出佩剑，做出欢欣奋起的模样，派奶妈赵娆等在灵帝

左右保护，收取符信，关闭宫门，召唤尚书台官属，用利刃威胁，命他们撰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监狱，逮捕尹勋、山冰。山冰怀疑诏书不是真的，拒不受诏，王甫格杀山冰，接着又杀死尹勋，将郑飒释放出狱。随后，王甫又率领卫士回宫，劫持窦太后，夺取皇帝的玺印。命中谒者守卫南宫，紧闭宫门，切断通往北宫的复道。派郑飒等持节率领侍御史、谒者，逮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投奔步兵校尉军营，和他的侄儿、步兵校尉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会合北军五校尉营将士数千人，进屯都亭，对军士下令说：“黄门、中常侍谋反，努力作战的，封侯、重赏。”陈蕃听到事变，率领他的部属官员，和学生门徒八十余人，各人拔出刀剑，闯入承明门，一直走到尚书台门前，振臂大声呼喊说：“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反叛，为何反说窦武大逆不道？”当时，王甫出来，正好和陈蕃相遇，听见他的呼喊，斥责陈蕃说：“先帝刚刚去世，修筑坟墓尚未竣工，窦武有什么功劳，兄弟父子三人同时都封侯爵？窦武家中大摆筵席，饮酒作乐，挑选宫中美女陪伴，十日之间，家资财产累积上万，朝廷大臣这种行为，不是无道，又是什么？你是宰辅大臣，苟且互相结党，还去什么地方捉拿奸贼？”命令武士逮捕陈蕃，陈蕃拔剑斥责王甫，言辞和脸色都更加严厉。可是，武士终于把陈蕃拘捕，送到北寺监狱囚禁。黄门从官骑士用脚踢着陈蕃得意洋洋地说：“死老精怪，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人员数目，克扣我们的俸给和借贷？”并于当天在狱中将陈蕃杀死。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被召回京都洛阳。曹节等人因张奂新到，不了解政变的内幕。于是假传皇帝圣旨，擢升少府周靖为行车骑将军、加节，和张奂率领五校尉营留下的将士前往讨伐窦武。此时，天已微明，王甫率领虎贲武士、羽林军等共计一千余人，出朱雀掖门布防，与张奂等会合。不久，全部抵达宫廷正门，和窦武对阵。这样，王甫的兵力渐盛，他教士兵向窦武军队大声呼喊说：“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皇帝的警备部队，

应当保卫皇宫，为什么追随谋反的人？先投降的有赏！”北军五营校尉府的官兵，一向畏惧归服宦官，于是窦武的军队开始有人投奔王甫，从清晨到早饭时，几乎全部归降。窦武、窦绍被迫逃走，各路军队追捕包围，他们两人都自杀身亡，被砍下人头悬挂在洛阳都亭示众。紧接着，又大肆搜捕窦武的亲族、宾客、姻戚，全部加以诛杀。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被屠灭全族。宦官又诬陷虎贲中郎将河间国人刘淑，前尚书会稽郡人魏朗，说他们和窦武等人通谋，他们也都自杀。将窦太后迁到南宫，把窦武的家属放逐到日南郡。从三公、九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所推荐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学生门徒和过去的部属，全都免官，从此不许再出来做官。议郎、勃海郡人巴肃开始时参与窦武共同密谋，曹节等人不知道，只是坐罪禁锢不许再做官，后来才被发现，于是，下令逮捕巴肃。巴肃自己乘车来到县廷，县令见到巴肃以后，迎到后阁，解下县令印信，打算和巴肃一起逃走。巴肃说：“做臣下的，有谋略不敢隐藏，有罪过不敢逃避刑罚，既然没有隐藏谋略，又怎么敢逃避应得的刑罚？”便被诛杀。

曹节升任长乐卫尉，封为育阳侯。王甫升任中常侍，仍照旧兼任黄门令。朱瑁、共普、张亮等六人，都封为列侯。另外，还有十一人封为关内侯。于是，一群小人得志，士大夫们都垂头丧气。

陈蕃的朋友、陈留郡人朱震，收殓埋葬陈蕃的尸体，把陈蕃的儿子陈逸秘密藏匿起来。事情被发觉以后，朱震全家被捕，男女老幼都被戴上刑具。朱震虽遭严刑拷打，誓死不肯吐露真情，陈逸因此得以逃命。窦武大将军府的掾吏、桂阳郡人胡腾收殓殡葬窦武的尸体，为窦武吊丧，受到禁锢；窦武的孙子窦辅，年仅二岁，胡腾将他冒充是自己的儿子，与大将军府令史、南阳郡人张尚把他藏到零陵郡境内，也得以逃命。

汉灵帝建宁二年（己酉，公元169年）

灵帝下诏，派遣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说服残余的羌众投降。破羌将军段颍认为，春天是农耕季节，农夫布满田野，羌众即使暂时投降，地方官府也没有能力供给他们的粮食，过后一定再次起兵为盗贼，不如趁他们空虚的时候，纵兵出击，一定可以将他们杀绝。于是段颍亲自率军出征，挺进到离羌众所驻守的凡亭山四五十里的地方，派遣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率领五千人作先锋，击破羌众的大营。羌众向东撤退，重新聚集在射虎谷，并且分兵把守射虎谷的上下通道。段颍计划一举将他们全部歼灭，不让他们再溃散逃亡。秋季，七月，段颍派遣一千余人在西县用木柱结成栅栏，纵深二十步，长达四十里，进行遮挡。然后，分别派遣田晏、夏育率领兵士七千人，口中衔枚不许言语，乘夜攀登上西山，安营扎寨，挖凿壕沟，进到距羌众屯聚一里多的地方。又派遣司马张凯等率领三千人攀登上东山。这时，被羌众发觉。段颍因而和张凯分别由东山和西山纵兵夹击，大破羌众，追击到射虎谷的上下门和穷山深谷之中，节节胜利，斩杀叛羌酋长以下共一万九千余人。冯禅等所招降的四千人，被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等三郡。于是，东羌诸部的叛乱全部被平定。段颍先后共经历一百八十次战役，斩杀三万八千余人，俘获各种家畜四十二万七千余头，用费四十四亿，军吏和士兵死亡四百余人。东汉朝廷改封段颍为新丰县侯，每年享用一万户人家的租税。

起初，李膺等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和文人都很尊敬他们，认为是朝廷政治恶浊，盼望能跟他们结交，唯恐不被他们接纳，而他们也互相赞誉，各人都有美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是一代宗师；李膺、荀爽、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一代英雄俊杰；郭泰、范滂、尹勋、巴肃，以及南阳郡人宗慈、陈留郡人夏馥、汝南郡人蔡衍、泰山郡人羊陟为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是一代德行的表率；张俭、翟超、岑旺、苑康，以及山阳郡